嘉慶鳳臺縣志

鳳臺縣志卷八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鳳臺縣知縣兼署壽州事李兆洛纂

人物志

考方志者艶稱八公以爲神仙也嗚呼烏覩其然哉史策所具戰國有史舉甘茂甘羅歐陽忞輿地廣記以李斯爲縣人益誤斯乃上蔡人也三國吳有周泰宋有吕氏諸賢金有魏全明有方震孺皆其舉舉者管子曰治天下樞在水淮水剽悍清刻其源雜南北故其民性情柔類南剛類北好動而習苦尚氣節多武臣名將其蔽也狠今都錄舊志所載及閭巷人所稱說能自持其身勉于爲

善可以型俗者悉著之方技之可傳者附焉讀李白白毫子歌大類漢陰丈人滄浪漁父風可得而聞姓名不可得而知也又以疑八公之徒有其人也

周史舉下蔡人爲下蔡監門見甘茂傳

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

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王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

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

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
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
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
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
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
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
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
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
也蘇代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
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

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秦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秦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秦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

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無所逃遯無所容跡臣聞貧

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迎印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

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寡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

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爲王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

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

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

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請報趙許遣

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史記列傳

三國吳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

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别部司馬
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
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
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
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
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
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
攻皖及討江夏還故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
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
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

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所以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

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三國志吳書裴松之注

宋呂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王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見宋史呂夷簡傳呂氏世居城北門外爲今縣地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禪封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

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眞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寔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

所以其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
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
下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
仁為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
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為安
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於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
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曾
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
天書內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

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奸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官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降進官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宮中未治喪

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到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

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絶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内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内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

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急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

出道輔等戹遂廢宗室子益欲爲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與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

日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三年帝御延和殿召見勅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

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
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
使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
小人浮脆不任戰鬭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
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
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而夷簡謂伏
閤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
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於外時論以此少
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
然所斥士從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

卷動有援術後配食仁宗廟爲世名相始王旦奇夷
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曾家請御
篆墓碑帝因惻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
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爲館
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
罷相復爲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
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土至不敢多畜
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
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

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爲優人戲公緯執不可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遂斬慶以狥遷尙書工部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猶領國史公緯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緯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乃薦或後時陳設公緯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

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獻與俯玉帛尊彝菁茆醓
醢鐘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宗
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
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
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
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
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
眞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眞宗謚章
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
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

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爲廣邪卻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爲三等凡十丁爲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久

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粹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營滿減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寶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歷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饒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卒給板築 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於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

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隣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時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

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决公弼曰光與居簡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守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

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嫌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偪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從之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爲剩員者今故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餼二十萬衆皆反側爲之奈何韓向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示安石安石先自白之帝不樂

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漼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堇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　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綏御之能使往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

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旣之鎮羌董氊輒治書稱勅公弼卻之曰藩臣安得妄稱勅董氊懼自是不復敢纔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川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斲薪爲盜所奪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

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
城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從
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年
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
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
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
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
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
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
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

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泰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泰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入遷譎坐設毀其角法當徙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屬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議者請其

節焉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

就通判潁州州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奬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眞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眞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判進銀臺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是爲有言責不得盡其言也詔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

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獘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葢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日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奏曰陛下方废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之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

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
謂賢者今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
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
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
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
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巳
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
致治之實此任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
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
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

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與人之論亦未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制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

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嘗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巳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

之士講求天下利病恊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於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

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
行之讙呼鼓舞咸以爲便光堯獨當國除吏皆一時
之選科舉罷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
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博上第科舉益獘公
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
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
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
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
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諫說或

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
衆莫不嘆服吐蕃有領鬼章青宜結久爲洮河患聞
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民公著白遣
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
帝晏近臣於資善堂出所著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
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
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
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
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
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

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葢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慼即詣其家臨奠時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所好暑不揮扇寒不漸火簡重清靜葢天稟然其識慮深遠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茍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覈以達於上每議政事

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
言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
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辨騁辭
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
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
消者于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
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
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
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
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

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
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　宗立追復太子太保
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
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
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
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為
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
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事從仕將不免異同則
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

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　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捴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

揚畏來之邵爲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爲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爲秘書少監或以爲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皆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卽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

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曰何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說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為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為寶文閣待制知豪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

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材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

焉以國事爲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
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
殆猶未免于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
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廕補官崇寧初治
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
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
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掾屬扳擢略盡獨好
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
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

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頽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

側王安石王雱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淵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

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旣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　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

後動詎可輕耶宣諭服曰尚書眞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狹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

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即　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

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宫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

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賚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賚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宫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州子本中揆中㮣中用中忱中孫祖謙祖儉本中祖謙祖儉別有傳按祖謙傳祖謙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則自好問以上爲壽州人自好問後當爲婺州人矣一統志載本中舊縣志則并入祖謙大臨大防頤浩等俱失考

金魏全壽州人金與宋劃淮爲界金于下蔡置壽州宋于壽春置壽春府故金之壽州即下蔡今下蔡猶多魏姓矣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即下蔡也刺史徒單羲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餘人臨機拒守羲善撫御得衆情婦女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流矢卒羲益厲不衰募人往砍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千人救壽州與爽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羲出兵應之爽兵大潰斬首萬餘級赴淮死者甚衆爽與其副田林僅脫身走詔遷羲防禦乞住同知武昌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

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事贈魏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錢百萬俟其子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所贈官蔭以全節送史館鏤諭天下 宏簡錄

元許從政下蔡人廬墓以孝旌 元史孝友傳○江南通志孝義傳

周楨字子幹安豐下蔡人掄行端簡經史淹通以儒業任安豐路判官歸老手不釋卷 江南通志儒林傳

明羅昭字景南洪武癸酉舉人 見舊州志選舉又載昭誥命亦同江南通志志失載 吉州學正擢右春坊司諫爲襄王傅 襄王爲仁宗子時爲皇孫永樂二十二年封 以性理爲教非正言讜論不出口擢襄

府左長史羅氏世居北門內紫金坊今爲縣境其子孫家藏襄王贈昭詩卷爲蟲蝕闕詩曰□□□□□傑然壽春英淮□□□□情淑氣所生早爲郡文學□贊霸令聲陛□□□列清朝際光榮尋時方出閣講習資逼明夫何訃音至悲咸離爲情聘禮雖云薄聯驪星奔程節哀從與制相期歲寒盟後有少詹鄒濟春坊大學士曾棨諭德周述長史芮善諸跋舊志未載今據錄之

張紳字朝用下蔡人輕財好施弟早卒撫孤姪如已子鄉人有過失畏爲所知及卒知府董題其墓曰耕叟舊志

張軏字行之張紳子廉讓敦樸工詩文士林爭重之正德間授羽林衛經歷改虎賁衛及卒知府劉天民銘其墓

張曉字東白下蔡鄉人性孤潔爲州學生以歲薦授常山丞有惠政轉衛經歷不就歸闢山園吟咏怡老舉鄉飲大賓

胡緯字文用下蔡鄉人州學生性至孝親歿廬墓友弟讓產嘉靖間與鄉飲禮子若孫皆爲親刲股療病

田稹字世寶下蔡鄉人明初進士田忠八世孫性孝友屢舉鄉飲賓不赴

蔡得用捐銀千四百兩開石頭埠車路

方大徵字靜宇增生四川江津縣典史署武陵縣知縣有治蹟

謝翀字養谷廩生遜州同知有惠政遜人立像祠之陞審理加長史歸里舉鄉飲賓與修州志

謝一鳴字景曾謝翀孫廩生事親盡孝潛心理學流寇之變憤痛而死後人立木主於循理書院祀之以上皆舊志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壽州萬歷四十一年進士由沙縣知縣入爲御史熹宗嗣位逆璫魏忠賢內結客氏震孺疏陳三朝艱回言宮妾近侍嚬笑易假窺瞷可慮中旨頻宣恐蹈斜封隱禍元年陳救本寒源論曰曩者梃擊之案王之寀陸大受張庭李俸悉

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廢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又有交通之疑將使天下後世謂堯舜在上而有交通矯旨之閹宦疏入直聲震朝廷其春巡視南城中官張睦劉朝被訟忠賢爲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益恚怨遼陽既破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日五鼓遍公卿門籌畫痛哭而自請犒師是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絶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無一騎東者帝壯其言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六月震孺出關延見將士弔

死扶傷軍民大悅因上言河廣不七十步一葦可航非有驚濤怒浪之險不足恃者一兵來斬木爲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遠兵從代子徑渡守河之卒不滿二萬能望其半渡而過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不足恃者四黃泥窪張叉站伸淺之處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轉眼氷合遂成平地問次置防猶得五十萬人兵從何來不足恃者六又言我以退爲守則守不足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專倚三徑作家萬一時事偶非榆關一線遂足鎖薊門

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震孺按遼居不廬食不火者七月議者欲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駐兵振武軍法不嚴震孺請敕寧前監軍專斬逃軍逃將並從其言然是時經撫不和疆事益壞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宜亟駐兵中前以爲眼目不省明年正月任滿侯代前屯而

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先鋒孫得功不戰而呼於振武曰兵敗矣遂走巡撫王化貞在廣寧亦倉皇走列城聞之皆走惟震孺前屯無動當是時西平守將羅一貫已戰死叅將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於是

震孺召水師帥張國卿相與謀曰今東師四外捜糧聞祖將軍在島上有米豆二十餘萬兵十餘萬人民數萬戰艦器仗馬牛無數東師即媾得島兵得島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於是震孺國卿航海見大壽慷慨語曰將軍歸相保富貴不歸震孺請以頸血濺將軍大壽泣震孺亦泣遂相攜以歸獲軍民輜重無算有主事徐大化者忠賢黨也劾震孺曰擁差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方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逐元標元標去震孺亦即罷歸明年忠賢廣徵與大獄再募劾方御史者與

治再論震孺河西賊私逮問掠治坐贓六千有奇擬絞而揚州守劉鐸呪詛之獄又起遂誣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繫獄有邏卒時時佐震孺飲啖問之則曰小人有妻聞公精忠手治以獻者也輒報璫曰某病革某瀕死璫以是防益疎明年莊烈帝嗣位得釋還八年春流賊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偶土民固守賊自是不敢逼壽州巡撫史可法上其功用爲廣西叅議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馬士英阮大鋮憚之勅還鎮震孺竟鬱鬱憂憤而卒　明史

劉錫英守城紀事略曰崇禎乙亥正月十一日鍾英因

考滿之京過壽州會流賊蹈正陽關而州長吏皆不在守禦無具方侍御震孺方家居鍾英率衆環告侍御起令男子二十以上皆具兵不則持巨梃每城一堞二人守之十堞領以一諸生百堞領以一鄉官凡上城者各負石一以爲驟具躬率之石遂集一日午至中守具少備乃與其弟震仲出銀帶酒器得數十百金又募其族人方大燿方之珍及其姻黨李百順等人出百金度可支三日糧衆乃安明日賊至城下有草屋數百間慮賊匿其下以掘城募死士縋城下焚燒草屋賊無所容南門橋距城數十步有龍神廟賊踞屋攻城用砲擊斃其一魁頭之有數百騎西走去城百步命其僕石仲珠以鳥鎗擊又斃一魁賊遂不敢近城十五日賊大至連營六十里因令各坊嚴守無得動城頭之城外火起令有下救火者斬稍近輒以砲擊賊卒不得近遂道二十四日有土寇張文或父了將乘機肆刼衆亦數百人捕斬之亂遂定

方震仲震孺弟貢生官綿州知州崇禎八年流寇之變同震孺出資守城見劉鍾英守城紀事

方震鼎字調之武舉性好義堂兄震孺遭誣變產以助托跡空門隱於金陵後歸故鄉卒舊志

方維馨字藴羞震孺次子廩生寓居金陵工詩賦以保舉授江西瑞金縣知縣未之官隨父任廣西後携幼子蹈海以終舊志云謝氏方氏俱壽州人惟謝姊方震孺世居北城屬縣境故載

李壽年庠生割股救母

馬御遠字顧陽事親至孝躬耕力學馬士英聞其名召之不赴

李維仁庠生性孝友言行不苟舉鄉飲賓

李九鼎廩膳生敦實行富文辭

李引年庠生性孤清舉明經不就鍵戶著書每朔望以先聖格言勸化鄉人知府劉大節旌表其門

李太和好施捨橋道祠廟宇不吝捐資修治以子官封太醫院院使以上皆舊志

隗士騏字龍洲貢士隗煇父本故家子不事科名傾家以濟貧乏尤精書畫偶遊京師爲璫所知邀與象戲璫忽忖曰昨有朝士訴予予思暗擊之隗不應方對棋璫又曰予以砲暗擊汝士汝將若何隗曰公躬近至尊彰癉爲天下懲勸士可擊則擊之何以暗爲璫笑而解後朝士某聞知以百金謝固辭去舊州志江南通

志同

國朝謝開寵字晉侯謝翀曾孫順治甲午舉人巳亥進士四川宜賓縣知縣潔巳愛民案無留牘親歿廬墓宗黨稱孝服闋後淡於仕進以詩賦自娛舊志

金用乾順治甲午舉人慶雲縣知縣有循聲

隗輝順治間歲貢休寧縣教諭攝縣事除暴安民擢平涼縣知縣

方度字漢節震孺孫歲貢工詩善書

丁廷琠廩膳生性淳厚行端方工詩文藝林推重年八十猶手不釋卷

方一韓字殷西震孺曾孫康熙乙酉舉人巳丑進士江西峽江縣知縣地瘠民貧多盜賊在邑三年政簡刑清囹圄一空夜不閉戶巡撫白潢稱爲江西第一
淸官

楊珆字時昭監生割股療母病

李了奇性至孝親歿廬墓乾隆十二年　旌表

徐宏道五世同居

李煜字光遠親歿廬墓

蘇裔字企穎縣學生事祖母及母以孝聞立義渡施藥餌

唐一介嫡母病篤旋得愈一介歿後其家人於墻內得割刀血布並哀禱之詞始知其割股療母也

李眉字紹蘇縣學生父貿遷久不返眉遠涉尋歸孝養友愛兩弟與人同急難捐地修村壩壽至九十二

秦怡字友昆乾隆間歲貢禔躬孝友處世退讓

王夢麟字居一性淳樸多推解

岳俊字懷玉好行陰德

金城字監重監生友愛諸弟好善樂施

李沐字惠霖性狷介能詩

李堯有善行捐資修橋知州王帝臣給以好義樂施

匾額

郭家玖字我佩弟宗琦字念韓俱好義樂施捐地爲頓上擺河口義渡宗琦子理疆能承先志鳳廬道何公獎以額曰世濟其美

鄒自新字先民監生捐金四百重建黃家壩橋

楊文章字雲公康熙四十八年夏饑族人乏食出粟分給之一族賴以生活公拾遺金俟其人還之

李舒秀性仁厚家庭無閒言鄉黨無忤色施藥餌濟人有告急者略加周恤前知縣鍾旭給匾旌其門

高選字偉公與兄弟分產辭多取少曰兄長於我當

勝我弟幼於我我當讓隱居敦行鄉里重之
高崑字艮璧雄縣縣丞署青縣知縣有循聲
戴可與字君輔友愛諸弟鄉里稱爲品行端醇之士
鄭時哲有善行歲饑濟人以粥
盛荀字蘭友捐資倡修柳河橋
栢嘉祥捐貲賑粥
權駿丙子武舉人割股療母以上皆舊志
方汝梅字齊說一韓子拔貢生乾隆間舉賢良方正
事親盡孝教家有古法風範所被鄉里不肖者咸畏
見之

方若蘭字湘芷汝梅長子副貢生天性孝友持正好義家素貧遇困乏者必竭力周濟之教授生徒以行誼爲先出其門者多義士云

方若桂字雋秋汝梅次子歲貢生孝友仁厚素貧屢遇人患難往往典貸以濟赴試白下拾遺金數百兩候其人而還之喜讀書工制藝屢試不售年近七旬猶手不釋卷凡經生承其指授者皆粲然可觀至今士林慨慕焉

郭世安字汝磐居縣之西鄉楊家牌坊乾隆乙酉舉人少貧刻苦讀書及長教授里中每謂學之不古師

道不立也教生徒極嚴峻經指授者不惟工文章而
行義皆不苟年七十選山西靈邱縣衙內服役悉鄉
野椎魯人每謂宰官勤事權操一已諸役共使令而
已何用智巧叢蠹為蒞官十年政靜以和民咸感愛
建太白書院以古法教學者而士蔚然以起罷官卒
於寓舍士民懷其德立木主祀之
謝均育字化純居縣城北門乾隆辛酉副榜為鑲黃
旗教習武英殿校對勤事稱職授池州府青陽縣教
諭歷二十年愛諸生如子弟教以先義後利縣令某
枉一諸生諜下使黜之蓋欲先生徇轉受賂以濟其

窮也先生知其枉力爭之無所受而諸生之枉以自後來縣令畏先生風義不敢多枉人至今青陽人稱述焉年八十致仕歸里閉戶理詩書不預外事遇鄉隣急難每典貸以濟好闡揚隱德平生刻厲自修未嘗道人非也

安國順字康平居縣之闞疃鄉性孝友睦族好施有族人少孤無依養之家爲之娶並營室居割產界之以給其終建石橋於港河以便行旅冬則製寒衣施貧者暑則施茶供渴飲建茶菴於舍南通衢中捐地五十畝以爲常費里人至今思之

吳櫃字樹伯縣學歲貢生好讀書長於史有兄三人成童時父即令異財以居櫃獨不分異父歿家貧資授徒以養母甘旨修潔兄子頗繁必令侍母側惟所欲與其交友以信不以生死易受業師何杏將死托以子子或廢學輒召責或不至則頓足拊膺衣辮盡落其誠如此所善有孔洲者招致其家課其子洲死又以托櫃洲家故豐子幼弱人多覬覦之將與櫃爲難或勸以辭去櫃曰吾旣受友托不可食言吾自有以處之教其子厚宗族睦鄉里家遂以安人以其善爲人謀也有所爭執輒就質之櫃爲剖析分理無不

服從鄉里中無少長賢不肖皆卹稱爲長者稱臨歿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其終身所守也
劉明宗字念祖邑之薛家集人性醇厚力耕事親能得懽心乾隆丙午歲饑流亡載道自冬初至春盡煑粥食餓者活數百人又捐資重修嶺子頭石橋其子博文重光亦克體厥志鄉人稱之
楊懿字敬齋邑廩生劉隆集人性孝友父病疽侍湯藥三年餘晝夜不解衣帶母八十承歡如嬰兒弟無子爲置妾生子族子孤寒者育而教之貧隣歿無棺爲購棺并施地葬焉少貧刻苦讀書有所未解依樹

靜思遂豁悟從學甚衆經指授皆成名其子育奎好讀書能詩澹然無所慕能守家法者也

李敦字養純郡學生邑之穆楊湖人性孝父病侍湯藥不解衣帶數百日父歿哀痛成疾次年卒待嫡堂兄弟篤愛有禮居恒端嚴戚友見之不狎褻樂施與歲歉散粟濟族隣好讀書藏經籍千卷課子孫日諷誦著有養純詩集一卷子孫世其業多有聲黌中

童尚全邑之顧家橋人農家子也賦性純孝年十餘家貧衣被不充夜寒常自解衣覆父母年二十四母病篤全焚香禱神願常齋終身割股療母病遂愈全

自此斷葷茹閱十年母終全撫柩盡哀父逮存年七十六全朝夕奉養承歡不倦居恒處鄉里無忤色道行不拾遺人咸稱之

劉錫祉字介繁號寤亭歲貢生明以開國功封昭信校尉昭之後世襲壽州衛中所百戶居縣北門之倉巷錫祉耿介峭直不能毀方爲員其事親養弟內行純篤鄉里敬憚之初自號斂峯常州管世銓主講循理書院與交密管號平山錫祉因曰君爲平山某爲斂峯此有險易之別且年垂衰暮勇猛峻峭何所施之今爲寤矣遂改號曰寤亭云

方技

唐道樹禪師元和中結茅壽州三峯有怪現化百端或現佛菩薩天仙等形或放光出響師堊怪滅或問師何道術師云野狐作伎倆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老僧不見不聞無盡釋鑑云道樹俗姓聞在州之三峯山結茅而居唐寶麻元年無疾而終壽九十三峯山即縣西北之茅仙洞也

又江南通志云道樹俗姓聞在州

宋許希開封人按顧太初詩許希下蔡人而住梁門西市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効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請以身試試之無

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帝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帝為築廟於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傍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著神應鍼經要訣行於世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宋史方技傳）

明李九臯下蔡人妙醫術屢治奇症（舊志）

附錄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

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說苑

按下蔡威公他書無所見或是子政寓言也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詔安入

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求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之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

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僊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

夜饑渴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蟆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瞑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

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行山駐流移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劔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人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誅但削安二縣耳安怒

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千私得罪未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僊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

安得神僊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
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僊也按左吳記云安臨
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僊去不欲害行蟲況於
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
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
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元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
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
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
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厠
三年後爲散僊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

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歎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眞者以安僊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神仙傳

西京雜記鞠道龍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按漢書淮南王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高誘淮南內篇序安爲辨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歸往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按八公之名惟見高誘叙若神仙傳所載則似八公別有其人而雷被伍被不與焉安以謀反自殺言登仙者妄耳雷被伍被在八人之列則所謂八公者皆傾危之士可知胡三省通鑑注云世傳淮南王

好神仙八公詣門求見皆變成童遂立廟于山上今廟食于此山者乃左吳朱驕任被雲被雪八人皆淮南王之客世以八公爲仙誕也此所列八人之名又與高誘所傳異當有誤

李白白毫子歌蕭士贇曰白毫子蓋當時逸人也詩曰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飡石中髓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峯巉巖淥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䆫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淸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